

# 郭沫若

Guo Moruo

士與仕的長長背影

賈振勇著

他是才華卓具的五四運動戰將  
更是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想籠絡的第一文膽  
最後為何風骨盡失，淪為大家口中  
以文化藝術換取政治恩遇的「文化弄臣」？

作為大時代轉型下的中國知識份子典型  
他究竟是與時俱進的文化巨人，  
還是圓滑世故的文學侍從？

# 郭沫若

Guo Moruo

士與仕的長長背影

賈振勇 著



# 郭沫若：士與仕的長長背影

---

作    者    賈振勇  
主    編    蔡登山  
責任編輯    劉  璞  
圖文排版    詹凱倫  
封面設計    秦禎翊

---

出版策劃    要有光  
製作發行    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電話 : +886-2-2796-3638 傳真 : +886-2-2796-1377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服務信箱 : service@showwe.com.tw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http://www.showwe.com.tw

郵政劃撥    19563868 戶名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展售門市    國家書店【松江門市】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電話 : +886-2-2518-0207 傳真 : +886-2-2518-0778

網路訂購    秀威網路書店 : 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國家網路書店 : 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

法律顧問    毛國樑 律師

總 經 銷    易可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地址 :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3號5樓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電話 : +886-2-8911-0825 傳真 : +886-2-8911-0801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e-mail : book-info@ecorebooks.com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易可部落格 : http://ecorebooks.pixnet.net/blog

---

出版日期    2013年12月 BOD一版  
定    價    55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）  
Copyright © 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  
All Rights Reserved

**Printed in Taiwan**

# 目 次

小引 | 能招人罵是奇才／005

- 一、「革命文化的班頭」／013
- 二、「北來真個見光明」／033
- 三、「新華頌」／053
- 四、「聯繫著武訓批判的自我檢討」／073
- 五、「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長遠做一名文化尖兵」／091
- 六、「右派猖狂蠢動時，溫情那許一絲絲」／123
- 七、「我要永遠保持著心上的春光」／153
- 八、「遍地皆詩寫不贏」／171
- 九、「蔡文姬就是我！」／191
- 十、「一拔何虧大聖毛」／221
- 十一、「世披靡矣扶之直」／255
- 十二、「很久以來的一個私願」／281
- 十三、「應該全部把它燒掉」／307

十四、「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」／329

十五、「神佛都是假」／361

附錄／意識形態想像與郭沫若史學研究

——以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》等為例／389

附錄／郭沫若大事年表／403

後記／419

# 郭沫若

Guo Moruo

士與仕的長長背影

賈振勇 著



# 目 次

小引 能招人罵是奇才／005

一、「革命文化的班頭」／013

二、「北來真個見光明」／033

三、「新華頌」／053

四、「聯繫著武訓批判的自我檢討」／073

五、「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長遠做一名文化尖兵」／091

六、「右派猖狂蠢動時，溫情那許一絲絲」／123

七、「我要永遠保持著心上的春光」／153

八、「遍地皆詩寫不贏」／171

九、「蔡文姬就是我！」／191

十、「一拔何虧大聖毛」／221

十一、「世披靡矣扶之直」／255

十二、「很久以來的一個私願」／281

十三、「應該全部把它燒掉」／307

十四、「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」／329

十五、「神佛都是假」／361

附錄／意識形態想像與郭沫若史學研究

——以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》等為例／389

附錄／郭沫若大事年表／403

後記／419

# 小引 能招人罵是奇才

關於郭沫若這個人，要說的話實在太多。

早在他以詩文鳴世後，就深深地吸引了世人的目光。

20世紀30年代，在「遠東第一大都市」上海，在十里洋場的燈紅酒綠裏，已成名文壇的沈從文評論說：「郭沫若。這是一個熟人，彷彿差不多所有年輕中學生大學生皆不缺少認識的機會。對於這個人的作品，讀得很多，且對於這作者致生特別興趣，這樣的讀者也一定有的。」<sup>1</sup>

在他死後的短短幾天內，冰心就寫出悼念文章，說他像一顆巨星，「拖著萬丈光芒從我們頭上飛逝了，隕落了」，說「他永遠在廣漠的宇宙中，橫空飛馳」。冰心以富有詩意的筆觸，述說著郭沫若那首「迎風向海上飛馳」的《星空》，說自己在初生的朝雲映照下，來寫悼念文字，幾次住筆沉吟，感慨小小的筆，實在寫不盡他的熱情潮湧，才調縱橫的一生，前進的一生，革命的一生和創造的一生。<sup>2</sup>

的確，他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一個「熟人」。

說是聲名顯赫也好，說是聲名狼藉也罷，他的名譽，他的聲望，暫且不論是非曲直、抑揚褒貶，郭沫若這個名字，真的是「彷彿差不多」到了家喻戶曉、婦孺皆知的地步。

<sup>1</sup> 沈從文：《論郭沫若》，載李霖編《郭沫若評傳》，上海現代書局1932年版。

<sup>2</sup> 冰心：《悼郭老》，載《悼念郭老》，三聯書店1979年版。

人們不但領略過他那些大氣磅礴、才華橫溢的光彩華章，也領教過他那些粗製濫造、庸俗不堪的應景篇什。人們驚訝地注視過他那光芒四射、天馬行空的超凡才華，也不屑地鄙夷他那趨炎附勢、聞風而動的阿諛逢迎。

人們嘆服於他那特立獨行、狂放不羈的創造精神和浪漫激情，為他那胸中波瀾、筆底風雷和文采風流所傾倒。可是，人們也感慨於他那屢變善變、亦步亦趨的實用態度，為他那馴服、盲從和台前木偶般的「顯赫」表演而不屑。

這是如此一個眾說紛紜的人。

有人說，他是才華卓具、學識淵博的天才人物，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，是帶領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，是繼魯迅之後中國文化戰線的又一面光輝的旗幟，是中國廣大學術工作者和廣大知識份子學習的榜樣。有人說，他是可悲的文化弄臣，是以話語英雄形象欺世盜名的文化草莽，是拿文化藝術換取政治恩遇、霸氣十足的文化老大，是瞎話連篇、邀寵獻媚、「倡優畜之」的「班頭」，是獨立精神泯滅、文化人格喪失的文學侍從。

有人說，他是一個目無餘子的桂冠詩人，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文化巨人，是一個複雜的存在，是中國社會、中國歷史大動盪、大變革的轉型時代中國文人知識份子的典型，許許多多的風風雨雨、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，似乎都可以在他傳奇、浪漫的生涯中尋找到蹤跡。有人說，郭沫若「缺鈣」，風骨喪失，圓滑世故，有著雙重人格，帶著雙重面具，他在歷史風口浪尖上的所作所為，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，而且是對一代文人知識份子名節情操的污辱，斷不配領受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知識份子薪火相傳的清譽。

郭沫若，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？

至少，他不是微不足道的凡夫俗子，更非不足掛齒的草芥微塵。

至少，他那濃縮世間百態幾多影像的一生，絕非平淡無奇，而是波瀾

四起，常人莫及。

他一來到這個世界，呱呱墜地之時，彷彿就與眾不同。據他自己說：

我是生在陰曆九月尾上，日期是二十七。我是午時生的。聽說我生的時候是腳先下地。這大約是我的一生成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，或者也可以說我生到世間上來第一步便把路走錯了。

我倒生下來，在那樣偏僻的鄉間，在那全無助產知識的時代，我母親和我都沒有受厄，可以說多少是一個奇蹟。<sup>3</sup>

在那個蒙昧的時代，那樣簡陋的鄉野，這的確稱得上是一個奇蹟。混沌無知之時，就險遭滅頂之災，這似乎是上蒼在預言：此子大難不死，逢凶化吉，將來必成大器。

20多年後，浪漫豪放的青年郭沫若，挾著同樣浪漫豪放的《女神》橫空出世了。他高唱著「鳳凰」、高唱著「天狗」，一路高蹈而來，一出手，便震撼了「五四」文壇，被譽為「空谷足音」、「文壇霹靂手」、「現代第一詩人」。這個曾經聲稱以打倒偶像為職志的人，很快就被人、特別是青年人，追捧為偶像。

直到今天，當人們追復「五四」這個現代中國的青春時刻，當人們回望那盛況空前、群情激昂的文人知識份子的狂歡節，當人們感懷那個逝去時代的精神遺跡，特別是當人們在悠悠歷史長河之中，尋覓最能體現狂飆突進、酣暢淋漓、大氣磅礴、徹徹底底的「五四」精神時，便不能不提及《女神》，便不能不提及郭沫若。因為那時，正如聞一多所說，「若講新詩，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」，「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——二十世紀底精神。」<sup>4</sup>

<sup>3</sup> 《郭沫若全集》文學編第11卷，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17-18頁。

<sup>4</sup> 《百家論郭沫若》，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45頁。

當然，他不是一個墨守成規、持中守成的人。他很快便告別個性至上、藝術至上的信條，拋棄藝術之宮和象牙之塔，一轉身，迅速登上了馬克思主義的「寶筏」，「『斬釘截鐵』的高舉起第四階級文學的鮮紅旗幟」<sup>5</sup>，在理論和創作方面雙管齊下，成為中國革命文學最早的一批呼籲者、吶喊者、推動者和創造者。

他更不是一個安分守己、坐享其成的人。他已經不滿足於詩人、作家的閃亮桂冠，更不滿足於教授、學長的耀眼頭銜。文學的園地，學術的園地，已經無法容納他那心懷天下的雄心壯志，他要到更廣闊的天地、更洶湧的潮頭去衝浪。「寧為百夫長，勝作一書生」，於是，世間有了戎裝煥發的郭沫若，有了戰刀揮舞的郭沫若，有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郭沫若。

於是，我們看到了戎馬倥偬之際，在屈子行吟處躊躇滿志的郭沫若，看到了戰火紛飛之時，在武昌城頭慷慨激昂的郭沫若。那出生入死，那刀光血影，為「戎馬書生」郭沫若非凡的一生，憑添了幾多豪情、幾多壯麗。彷彿，千古風流集於一身；彷彿，談笑間、檣櫓灰飛煙滅。雄關漫道，鐵馬秋風，揮鞭山河，縱情天地，此時的郭沫若，該是何等的激越、何等的豪邁！

到中流擊水的郭沫若，是多麼的幸運。他不但在生死之間多次化險為夷，更是在短短數月內屢獲升遷。多少軍人浴血奮戰、夢寐以求，甚至是馬革裹屍也難以企及的燦爛將星，在郭沫若，是唾手而得，他一躍由上校升為中將。而且，郭沫若更是得到了當時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蔣介石的青睞。彼時的蔣介石已具領袖行狀，頗為在意等級秩序、政治禮儀，可是對郭沫若，不但堪稱是禮賢下士、禮遇有加，而且更以高官厚祿相誘，欲收郭沫若為第一文膽。無論是炫目的虛名，還是不菲的實利，郭沫若伸手即得。

然而，風華正茂、血氣方剛的郭沫若，視富貴如浮雲、視王侯如糞

<sup>5</sup> 李翔梧：《沫若：我要站在你的旗幟之下》，1926年《洪水》第11、12期合刊。

土。他不但拒絕了多少人豔羨不已的蔣總司令的一番美意，反而在國共分裂之際，公然反蔣；不但鄙棄榮華富貴，而且不顧身家安危，在青年紛紛變蟲豸的年代，以非凡的勇氣，寫下了傳頌一時的討蔣檄文——《請看今日之蔣介石》。這是何等的激揚文字，這是何等的書生意氣，這是何等的揮斥方遒！

但世運難逆，群雄逐鹿之態勢漸弱、軍閥紛爭之烽火漸息，中國的社會政治大局漸定。蔣介石定鼎中原之日，曾幾何時風光無限的郭沫若，卻不得不倉皇出逃日本。昨天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躍馬揮刀，今天卻不得不在日本憲警的監視下，蟄居異國他鄉。

「去國十年餘淚血」，在流亡生涯的困頓險惡中，郭沫若不但沒有消沉萎頓，反而自銘其志：「大夫去楚，香草美人。公子囚秦，說難孤憤。我遭其厄，媿其無文。爰將金玉，自勵堅貞。」江戶川畔、櫻花樹下，詩人、革命家的激情，轉換成學者的沉毅和堅忍，他徜徉於中國古代社會的漫漫典籍裏，埋首於斑駁的青銅、甲骨堆中，會通古今、融貫中西，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，重新闡釋和說明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發展體系，其世界級的學術成果，可謂是石破天驚，堪讓一時之洛陽紙貴。「舉世浮沉渾似海，了無風處浪頭高」，亡命天涯、去國懷鄉的歲月，造就了名動天下的一代學者郭沫若。

「信美非吾土，奮飛病未能。」流亡海外的郭沫若，並未沉湎於所謂的「清福」<sup>6</sup>。當無恥日寇侵犯我中華之時，他凜然彰顯血性男兒本色：毀家紓難、別婦拋離、哭吐精誠、投筆請纓，毅然決然返回狼煙滾滾、烽火連天的祖國。由他領銜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，被時人譽為「名流內閣」、「人才內閣」。他不但親赴前線激勵士氣，更以中國文化界領袖的聲望，鼓舞全民抗日的熱情。

<sup>6</sup> 國難當頭之時，有人曾指責郭沫若在海外十年的生活，是逃避革命、享清福。

更為重要的是，這一時期的郭沫若，成為國共兩黨爭相「禮遇」的「統戰」對象。郭沫若也進退有據、遊刃有餘地周旋於國共兩黨領袖和要人的頻頻示好之中。在這場針對郭沫若的人才爭奪戰中，國民黨方面明顯處於下風。且不說政見、理念的分歧，也不說過去的恩怨是非，僅僅就對社會形象、社會角色的期待而言，國民黨顯然蠢笨至極，因為區區一廳長，不過是一祿蠹、一政客，而郭沫若早在北伐時期，就已掛中將軍銜。可是，除了加官進爵，共產黨幾乎是全方位，都對郭沫若採取了無微不至的措施。尤其是將郭沫若樹為繼魯迅之後中國新文化的領袖，顯然是棋高一招。當然，與他在政界的所作所為交相輝映，在抗戰時期，郭沫若浪漫的文學才情，又一次噴薄而出，他的文學創造精神，又達到了另一個巔峰狀態。於是，在巴山蜀水的山城重慶，有了「滿腔熱力」的「雷電頌」，有了「別有精神」的「雷電頌」，有了義憤沖天的「雷電頌」。

這個時期之後，郭沫若作為中國革命文化界領袖的形象，在政黨和自我的雙重塑造中，開始明晰的、堅定的浮出歷史水面。自此之後，郭沫若更加非常自覺地躍入了浩浩蕩蕩、順之則昌、逆之則亡的歷史潮流中。然而，儘管以後郭沫若的聲望日隆、地位愈高，但是，可供他自由選擇的創造空間，卻日益狹窄，可供他自由抉擇的機遇，也日漸消弭。他那豪放不羈、浪漫張揚的性格與脾性，也不得不漸漸收斂，終至於無可奈何、落花流水。這，大概就是郭沫若在最後的一段人生歲月中所面臨境況。

古人云：「直使天驚真快事，能招人罵是奇才」。

郭沫若最後的一段人生歲月，是他最為世人詬病、最富爭議的一段生命歷程。

特別是最近20多年以來，當代文人知識份子們，動不動就拿他「說事」。世人對他的認識和評價，可謂毀譽交加，充滿了諸多「數不清、理還亂」的是非愛憎。

世人經常引為談資的，常常是他在風雲詭譎的政治動盪之中的所作所為，以及他生命歷程中那諸多白雲蒼狗般的情感漩渦。甚至是街頭巷尾引車賣漿者，一句「流氓+才子」的羨慕與不屑，似乎也表明了對他的「熟稔」。

然而，他的所作所為，畢竟是凡夫俗子們難以望其項背的。

人們稱他為詩人、作家、學者、社會政治活動家，可是他同時也是一個兒子、丈夫、父親、朋友、甚至是情人。他曾稱讚歌德（Goethe）是一個光芒四射的「球形」天才，其實，他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上，對於這一稱號似乎也當之無愧。當然，他身上似乎也不缺乏歌德式的「庸俗」，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早年，他曾以文學社團領袖和學術領袖的身份，縱橫馳騁於思想文化界，又以社會賢達的政治身份，周旋於國共兩黨之間，在險惡的政治風浪中，坐看雲起雲落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，他高居廟堂、位居高官，人大副委員長、政協副主席、政務院副總理等等，這些炙手可熱的頭銜，使他身價百倍。他以一介書生和一介文人知識份子，獲得了可能是20世紀中國文人知識份子所能獲得的最高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譽。

他曾經有過的風華絕代、豪邁詩風，是多麼令人神往？他曾經有過的縱橫馳騁、登高一呼，是多麼令人激動？他曾經有過的聰穎天資、卓越學識，是多麼令人折服？他曾經有過的激情四射、浪漫風流，是多麼令人豔羨？可是對於1949年之後的郭沫若，世人卻對他的文化人格發出了強有力的道德詰問。許多對郭沫若進行同情式研究的資深學者，對此，也往往流露出無奈和不安，只能發出「高處不勝寒」的惋惜。

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」當然，子非魚，亦安知魚之苦、魚之悲？

對於一個具有多重社會身份、多重文化心理和多重衝突性格結構的百年風雲人物郭沫若，他的喜怒哀樂、他的悲歡苦欣，真的讓人感歎「如魚飲水，冷暖自知」。古人云：人生一世、草木一秋，又云：人過留名，雁

過留聲。人在紅塵凡界，或永垂不朽，或默默無聞，或流芳百世，或遺臭萬年，或冬蟲夏鳴，或驢鳴狗吠，或叱吒風雲，或悒鬱困頓。可是無論怎樣，這短短的一生，總是渺小如滄海之一粟、迅忽如宇宙之須臾。能如彗星般一閃而過者，亦屬鳳毛麟角。

浪漫、豪放的李白，曾恃酒狂呼：「自古聖賢皆寂寞，惟有飲者留其名。」其實，李白只說對了一半。什麼聖哲先賢，什麼英雄豪傑，什麼大忠大善，什麼大奸大惡，和凡夫俗子、匹夫匹婦、乃至草木蟲魚一樣，最終的歸宿，無非是那寂滅的黑暗深淵。因為，在死亡面前，世法同一、眾生平等。

所不同的是，那些歷史上叱吒風雲的人物，在歷史長河的大浪淘沙中，化成了歷史的標記，化作了後世的談資。可是，逝者長已矣，托體同山阿，滾滾紅塵中的悲歡離合、陰晴圓缺，轉眼已在身後。所謂「爾曹身與名俱滅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」是也。

所以，自古逝者皆寂寞，惟有論者長嗡營。

所以，闡說歷史人物，評論世間往事，只是生者和來者的事情。

所以，對於郭沫若這個人，你無論怎樣評價他，無論是堂堂皇皇的溢美之辭，還是不絕於耳的滾滾罵名，對於他本人來說，早已是過眼雲煙、前塵往事。他已經聽不到世間的眾聲喧嘩，也不會在意歷史的轟鳴回聲。

因為，他已經死了，死在一個呼喚春天的年代。

但是，他畢竟是一個可以影響後世的歷史人物。

後者和來者，還要聆聽他在歷史深處發出的遙遙迴響。